

# 藝文史上「奇才」

## 江兆申的書畫世界

● 王成聖

江兆申（一九二五—一九九六），著名的國畫家，作品以山水見長，他運筆敷色，營造意境，獨具特色，不隨流俗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江兆申最受人讚佩的是：不僅長於國畫，而且多才多藝，繪畫之外，於書法、篆刻、詩文、藝術史論、博物館行政均有精深研究，可說全是這些行業的專家。他曾服務故宮博物院多年，以副院長職務退休，往後即成為專業畫家，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在東北瀋陽對大陸藝術家演講時，心臟病突發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### 書畫世家善描人物

江兆申字椒原，安徽歙縣人，地處黃山山麓，風景秀麗。他的出生地巖寺就是黃山山腳下的一個景點，大自然的美景，薰陶出他對山水秀美的嚮往，加之出身書畫世家，很自然的走上藝術之路。據他自述，一九三二、三年左右，他才七、八歲，地方上鬧土匪，民不聊生，無法安居，他的父親把全家帶到

上海避難。後來亂世平定，他的母親帶著外祖母及姊弟回鄉。因他在學校學習成績不佳，他的父親決定把他留在上海，親自課教，父親規定的功課表是清晨起床後由國術老師教拳術，學習技擊兼運動強身；八時由他的父親點讀生書，督導他唸幾遍後，即去工作，指定的功課是習字兩張，讀生書，溫舊書。下午讀報紙和讀雜誌。另外請了一位年輕的教師教「英語初階」。有時候，他習字時其父未走，站在背後指導他執筆和運筆的方法，甚而坐下來寫一兩字示範。不過，等父親一走，江兆申就把自已放鬆了。把習字紙挪開，另拿出新紙，大畫關公、張飛、岳飛等人物，畫得興致來時，也畫動作，例如濟公捉妖，張飛義釋嚴顏等。這情形後來被他的父親發現了，制止他再畫這類人物，並畫了一顆松樹，對他說：「要畫，畫畫山水未嘗不可！」其實，他的祖父原是畫家，專攻仕女、花卉、翎毛，其父閒暇時也會畫些沒骨花卉，用以消遣。不知那來的靈感，突要

他畫山水。這是他對繪畫的初步接觸。不久，他父親給了幾本芥子園、點石齋的畫譜，他臨摹練習一陣，不過畫的只是些柏樹松樹之類，構不成畫面，勾畫的興趣遠不如畫關公、張飛濃厚。

### 幼擅金石代刻墓碑

後來，其父為培養他的才能，請他的三舅父方叔甫教他讀論語、孟子，拜吳仲清習畫，跟篆刻名家鄧散本習金石，目的只在怡養性情，並非要他成為藝術家。但在一九三六年冬天，他遇到生平第一件大事，同鄉姚維逸為其老太爺建墓，由許疑齋太史撰寫墓表並書丹，卻找不到刻工，許太史的族人許聲甫是其父的好友，聽說江兆申曾幫人刻印，甚有好評，建議由江兆申鐫刻，可是刻印和刻碑是兩回事，他父親因與姚家有舊，深恐江兆申功力不濟，便帶著他到許家去，當時姚維逸也在，於是大人們在談天說地，他便在許家的書房裡習字。姚維逸那時經營造

墓，也蓋房子，用得著石工、木工和磚工，由浙江淳安請來一位七十多歲的名雕刻師，帶著徒弟雕刻窗戶扇，江兆申跟著學了不少。

### 拜師黃賓虹溥心畬

隔了一段時間，他們又去附近的昌溪、深渡、定潭等地訪友，相去都不太遠，大約十華里左右，但都是山路，很不好走，昌溪處萬山叢中，滿眼滴翠。定潭和昌溪相似，座落在小盆地中，潔淨澄明，樹邊小橋流水，走在石砌的平橋上，腳下流水潺潺，予人「子在川上」的感覺。江兆申隨父親去定潭，是去看由故宮回來的好友張翰飛，張在故宮工作了數十年，對故宮掌故如數家珍。幾天後，張翰飛也到了姚家，晚飯後，張便到書房看江兆申習字，張看見江兆申畫好的一株松樹和一株畫好樹幹沒有點葉的樹，忽然笑著說：「我好久沒畫了，讓我試試！」，於是張翰飛把那張紙布滿山石花樹，意猶未盡，接著又畫了一張，畫面彷彿是他走過的荒村野店、山陬水湄，看得江兆申心頭一顫，以後也試著構圖，逐漸成形，乃由其四舅帶領到新安謁見畫壇宗師黃賓虹習畫，正式踏進藝術門徑。

一九六〇年後，江兆申拜入溥心畬門下。一九六二年冬，溥老師剛從香港回來，江兆申到台北市仁愛路畫室去看溥儒老師。樓上樓下，闕無一人，祇有溥老師靜靜的在作畫。他站在老師背後，良久，老師徐徐地回轉頭來望著說：「是你！」「是，我來看望老師。」又隔了很久，他打破了寂靜說：「老師去香港講學，不知香港那邊的同學們向學的情形如何？」溥老師緩緩的答：「事實上我是去吃陽澄湖肥蟹。蟹上市了，我就到了；蟹吃光了，我也就回來了。」江兆申見溥老師擺著的畫冊，十分精美，讚揚的說：「老師這套冊頁，畫得非常精！」「一共二十四開，是香港那邊要的。我畫了已經過十開，覺得還遂意，不打算賣了。」老師接著說：「最近聽吳建同說，你也在畫！」江兆申心裡非常著急，因為溥老師不願意他學畫，所以在吳建同看見他畫時，他央求吳不要驚動溥老師。此時，不能不硬著頭皮回答：「閒時試著練練筆。」溥心畬說：「下次來時，帶來我看看。現在我倦了，一會兒也要休息了，你先走吧！」

一星期後，江兆申帶了兩開臨宋冊去看溥心畬，溥把那兩張畫看得很仔細，說：「筆和墨都是這樣，顏色不對，慢慢的我再教你。」那時，溥已經發現有病，起初懷疑心臟，後來知道是癌。

一九六三年農曆七月十四日，江兆申再去臨沂街看溥心畬，當時筆者與唐舜君（國大之花，滿族國大代表）、唐君武及王撫洲正在溥心畬家研商，懇請內政部麻醉藥物管理處設法准購藥物供溥心畬食用止痛，使他能得到安靜睡眠，以資休養。溥心畬因病已是曲肱而枕，頭伏在桌上睡覺，江等溥醒來後，溥心畬接見江兆申，溥心畬順手自客廳抽屜裡拿出一張用棉紙畫的山水卷，橫約四尺五寸，高約五寸，樹木人物屋宇，畫得非常精細，坡石和山巒卻用淡墨橫掃，下筆若不經意，但卻無一筆不恰到好處。全畫著色很淡，但在感覺上卻凝實而潤澤。江看了半個小時，幾乎已能默記，便輕輕的把手卷放回去，溥要江再仔細看看，江兆申再細看後說已經全部記得，溥問：「你看我這張畫共染了幾遍？」江說：「三遍！」溥說：「我給你看的這張畫一共染了十遍！而你上次帶來的畫祇匆匆的染了一兩遍，顏色都浮在紙面上，所以山澤枯槁，毫無生氣！」江兆申聞言腦子裡好似雷轟電擊般響起了一種聲音：「顏色不對，慢慢的我再教你！」同時，眼睛不禁濕潤了。是年十一月，溥心畬與世長辭。

江兆申自認這是他繪畫歷程中的一大契機，他沒有為繪畫生多少名山向道之心，也沒有為自己設下期望畫得一定要有多好，祇是慢慢的畫，畫不好仍繼續慢慢的畫，像一道淡淡的蝸涎，緩緩的橫過階際。——

### 讀詩抄詩取法乎上

江兆申拜溥心畬學畫，敲門磚不是畫作，而是書法，江兆申初入門時，溥心畬要他先讀詩，他乃以手抄唐宋詩家數冊呈給溥老師。溥老師的書法比繪畫還精，看後沒表示什麼，寫了封介紹信給周學藩（棄子），要江向周學藩學詩，周卻未敢以師自居，但江兆申對周學藩一直極為尊敬。

江兆申的書法宗源何來，要下斷語很不容易；他的字風格別具，篆隸行草楷甚至榜書，無一不精，意態俊逸，筆走龍鳳，有宋、明諸家的風貌。另外他「以醜為美、由巧返拙」的筆跡，也可由其題識或跋文中一覽無遺。由江兆申的筆跡中可看出他對歐陽詢的筆法，下過大功夫，處處有其墨趣。江兆申的入室弟子周澄指稱，有一段時間江兆申不斷臨摹唐朝孫過庭「書譜」、顏真卿「祭姪稿」，並對宋朝的蘇、黃、米、蔡的書法極為推崇，尤其是蘇東坡及米芾，他最為欣賞。不過，他雖追摹唐人書風，但仍認為中國書法風貌最豐富，也最有成就的時代，是在宋朝。

江兆申學書絕不是死臨書，而是有意識的鍛鍊，字體的成長轉變隨著心境好惡而取捨諸帖，對字體及結構的改變是全面性的。

### 吸收古賢融匯貫通

其實江兆申學書歷程與技巧運用很值得後學者揣摩與借鏡，他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在北京藝術座談會中答覆學者詢答時說：「我

寫字開始時，大人說怎麼寫就怎麼寫。到後來發現兩句很矛盾的話。一是寫字要跟古人學得很像，另一句是寫字不能跟古人一樣，而要像與不像兩者是完全相反的事。」

這矛盾的問題在江兆申腦海裡打轉甚久，後來發現必須折衷，他認為學古人的字，是學其用筆，要非常認真追尋其細微處，非像不可。但如果自己寫的時候也跟古人完全一樣，等於複印一次，那麼這新書有何用處呢？溥心畬教江兆申寫字的一句話：「多讀明朝的軸子」，只教他多看，久而久之就可以吸收了。江兆申則強調：「身為書法家儘力去了解古人用筆的各種方法，多看各家學的作品，覺得喜歡的，自然就吸收過來，存在潛意識裡。但自己寫字時就不要去想什麼家，想寫什麼就寫什麼。」

### 葉公超薦引入故宮

六十年代初，江兆申在陳雪屏及葉公超的賞識下，引介到故宮博物院任職，後來海升至副院長。有一次，葉公超看到江兆申，對江說：「你最近的字含有米芾的氣息」，江聽了很詫異，因他從未臨摹過米字，事後回想，是因他在書畫處服務時常看米芾的字，竟不知不覺中出現在筆端。也就是說，作為一個書法家，要多讀帖、多臨帖，久之，即可把多家融於一爐。江兆申是書畫雙絕的藝術家，領一代風騷。他於一九九一年自故

宮副院長職位退休，爾後即隱居埔里，作畫

吟詩，超然物外。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七年（逝世一週年）為他舉辦兩次畫展，均極轟動。逝世後，其門生為他出版了一本畫集，一本書法作品集，搜集了自他十一歲到逝世前的書畫作品，由這些書畫中可看出江兆申藝術的成就和特質。

### 珍藏展出評述精到

江兆申在故宮服務時，每次故宮展出所藏書畫，必附有一小方塊說明，評述其源流技法及名家評論，皆出自江兆申手筆，其藝事精進，亦因常讀古書之故。

江兆申有傲骨，但閱世已久，不得不隨俗，對出錢買畫的人不能不敷衍，古人說：「心中無人，目中有人。」從前做不來，後來也漸漸學會了。他有閒章刻文曰：「呼我為牛」，凡不願而不得不敷衍者，畫末常有此章。

江兆申早期畫展，觀者雖多，然懂畫者無幾，有錢者不懂畫。其後他的名氣大增，有力朋友始附庸風雅，大為捧場。其實，江兆申早期展出之畫，既工而精，且價極廉，最高亦只在三千五千之間，如〈桃花源記〉、〈歸去來辭〉、〈赤壁賦〉、〈秋聲賦〉皆附寫全文，書畫雙美，而今凡藏有兆申早期展覽之作，應加特別珍視。

### 自題畫作情致深遠

一九六九年，江兆申應美國國務院的邀

請訪美，他鄉行役，不免枯寂，曾寫「雪景枯木」圖並題詩兩首：

窗前風雪苦搖天，萬緒紛紛到枕邊。伏臘一遙驚轉燭，無情歲月有情禪。

逐架圖文認典型，愁來老佛欲焚經。我思散髮雲山外，靜看煙嵐變杳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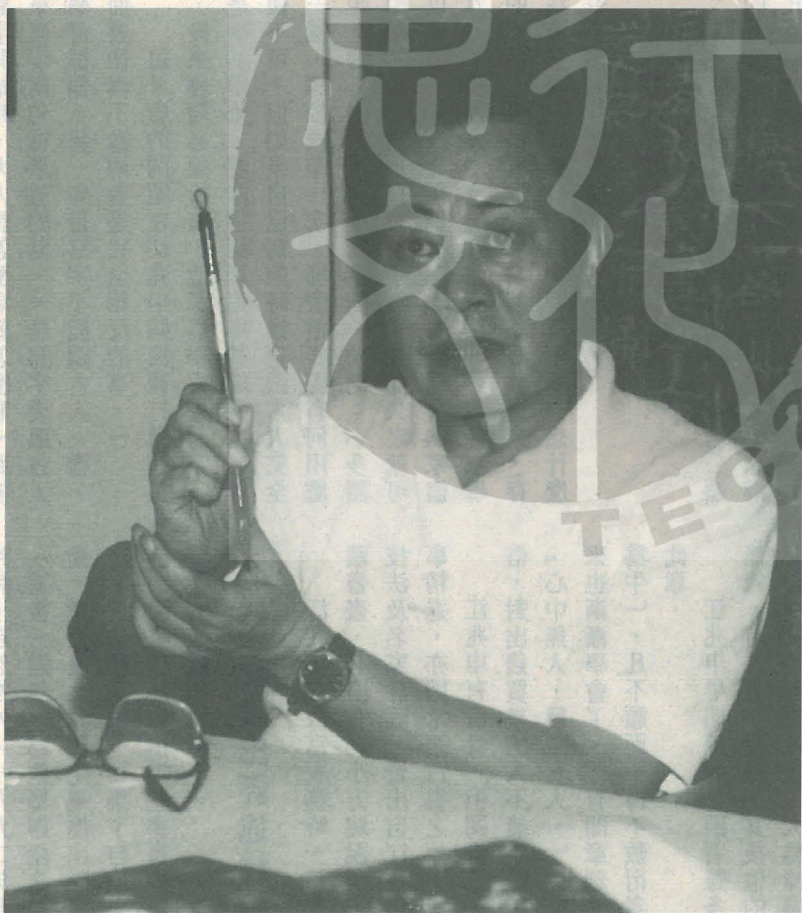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可知其心境，回國後，作畫尤勤，成品亦精，六十年代，台北師大圖書館藏有舊籍「金鑲玉」，為大陸匠人整修，江兆申見過後，表示有意仿製。不久，他出版的幾本畫，果然成「金鑲玉」，顯示他的絕頂聰明，一學就會。江兆申才高，有時不免好勝逞才，他曾誇說學古人帖，一遍即可。可是他臨「雁塔聖教序」、「張公方碑」竟數十遍，可見成功要靠努力不懈才行。

### 詩酒豪情長憶江南

江兆申善飲，有時脫略形骸，興之所至，也會大醉。他曾寫一長卷陶公飲酒詩廿首，卷後畫陶淵明像，是陶氏醉時的風貌，狡獪突梯，嗜之令人噴飯，他並題古風詩：「雨盃能詩復能飲，狼籍盃盤醉復醒。歸來捶床語含糊，滿紙毛箋與鄭疏。小兒驚疑幼女走，脆藕冰瓜不去口。我昔啜糟亦飲人，眼花不辨麴與塵。有時灌夫頗能罵，曠怪不問疏與親。近年戒罵亦戒酒，荒樞破卷聊相守。狂傲之名怪底生，不若一尊常在手。為君戲書飲酒詩，醺酣更作淵明象。天意微茫醉亦工，含杯且待寒燈上。莫使前賢笑後人，

行無轍跡君其儻。」

江兆申生前，常和朋友詩酒唱和，興致來時，隨手作畫，成品皆精，題字吟詩，也別有情味，大有李白「太白有酒詩百篇」的味道，常和他一起談畫論詩的人，皆文藝巨擘，有詩人周學藩、古典文學家劉太希、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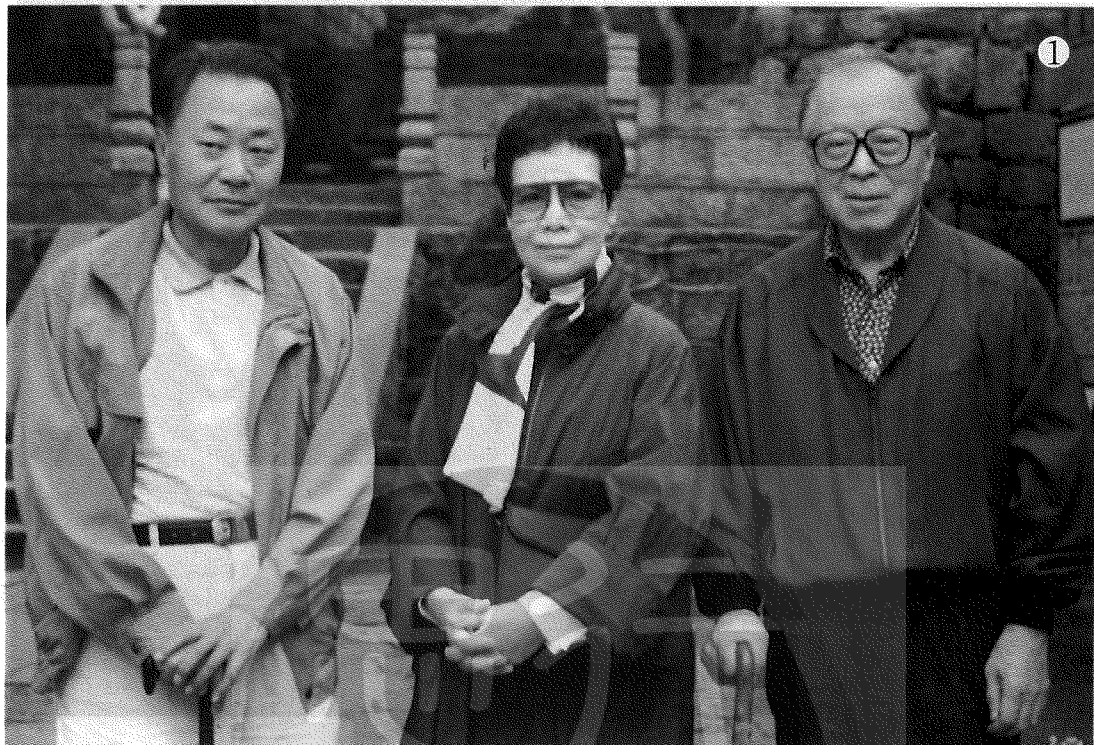
江兆申為門生示範正確執筆方式。

大教授鄭玄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，江兆申逝世半年，鄭玄有憶椒原（兆申）詩兩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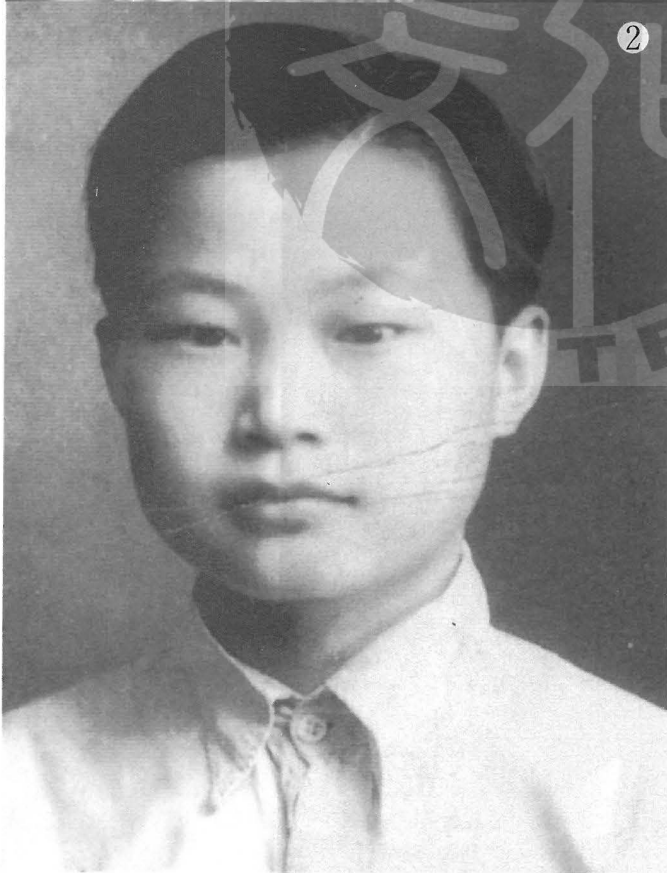
月照庭花闌角邊，砌蟲細語不成眠。鄉情冷似年關逼，雁字無書倍黯然。

與君同是江南客，湖海飄蓬歲又闌，莫把閒情拋卻了，筆端芳意寫秋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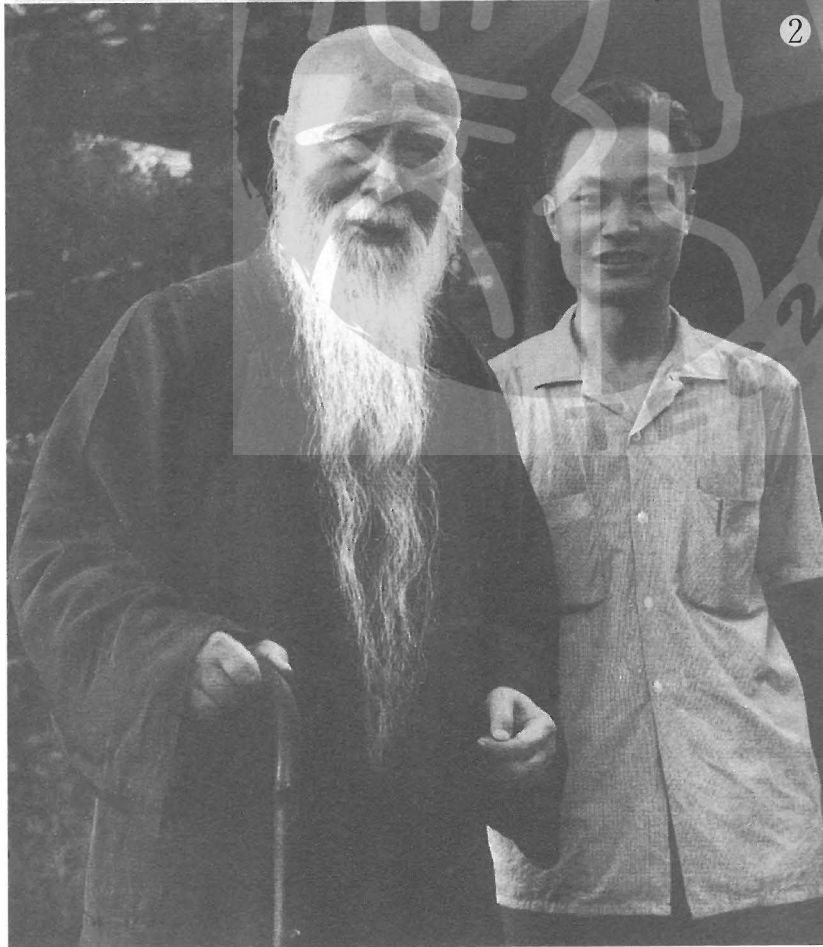
王成聖：「江兆申的書畫世界」插圖（文見四十三頁）



① 江兆申（左）一九九三年在黃山與葉明勳夫婦（右、中）合影。  
 ② 江兆申（右）與張大千（左）在摩耶精舍合影。



王成聖「江兆申的書畫世界」插圖（文見四十三頁）  
① 江兆申（右）一九九三年接受媒體訪問的神情。  
② 一九三九年時的江兆申。



① 江兆申（中）偕夫人（左二）與門生合影。  
② 江兆申（右）早年與于右任（左）合影。



① 江兆申（左五）一九九四年歡度七十歲生日時與親友合影。  
② 江兆申一九七六年在美京華盛頓留影。





① 江兆申（左）與日本友人鑑賞書畫時留影。  
② 江兆申（右）與臺靜農（左）合影。